

念念山河

明容遇见端木羽时，一个九岁，一个十四岁；一个是相爷的孙女，一个是被选中的「童养夫」。

彼时少年热血气盛，锐利得如出鞘宝剑，盯着榻上的小小身影，眸欲滴血，仿佛遭受了怎样的奇耻大辱。

明容病怏怏地倚在榻上，明明是天真活泼的年纪，神态间却满是枯败之气，似个小老太太。

她任端木羽不停咒骂着，只裹紧狐裘，咳嗽一阵后，用锦帕掩住嘴，这才抬起头，脸色苍白，淡淡地望向少年，不喜不悲：

「你放心，我应当活不过.....及笄那一天。」

这是她对他说出的第一句话，端木羽一愣，握剑的手紧了又紧，四目相接中，少年终是薄唇轻启，硬梆梆地吐出一句：

「若你活过了又怎么办？」

「活过了.....」明容眼神恍惚起来，「.....这种可能性大抵是不会有。」

久病成医，她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得很，不过是捱一日算一日，本来没必要连累别人，只是怕爷爷伤心，她才叫人搀着在

前厅转了一圈，挑中了端木羽。

都是些世家子弟，个个意气风发，被家中送来「选秀」。

父辈们或是巴结，或是承了老相爷的恩情，却都是送来些家中的远方子侄，真正品貌相当的都藏着掖着，唯恐叫明二小姐看去了。

毕竟是入赘上门，说难听点就是童养夫，还是娶个病秧子，有几个有头有脸的好男儿愿意？

端木羽却是个特例，出身将军府，人才品貌皆是一流，只可惜是个不得宠的庶子，娘亲早死，无所倚仗，被大哥强扭着送过来「牺牲」了。

得知中选时他如轰五雷，差点按捺不住冲进内室质问明容：
「为什么是我？」

事后明容总会微眯双眸，轻轻地回答：「也许是因为那日你腰间佩了把剑吧。」

满脸不耐的少年，如脱缰野马，腰间佩剑，身姿俊挺，站在堂前，阳光洒满了全身，是那样的朝气蓬勃，几乎晃花了明容的眼——

自己没有的，便总是格外向往。

他们的婚事定在了明容的十五岁生辰，老相爷是听了游方术士的话，效仿民间童养媳的做法，想用此举为孙女冲喜续命。

外人私下都道荒唐，惟有明容，乖巧点头，缩在爷爷怀里，悄悄红了眼眶。

端木羽刚搬进明容的房间时，一脸屈辱。

房里布下了两张床，由一道屏风隔开，等到两人正式成婚后再撤掉。

明容睡在里边，端木羽睡在外边，老相爷对少年千叮万嘱，夜间万不可睡死，要时刻留心明容那边的动静，只要一有风吹草动，他就得赶紧起身察看，防止明容突然病发。

两人住下的第一夜，风声飒飒，端木羽一宿未眠。

明容起床时，绕过屏风，看见端木羽仰面朝上，怀中抱着剑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布满血丝。

明容抿了抿唇，正要开口，端木羽忽然幽幽道：「我想当个大将军。」

一片寂寂的房中，明容分明看见两行泪划过端木羽的眼角，瞬间浸润了枕巾。

「我娘去世时，我和她说，我以后会当个大将军，不再受人欺凌……」少年的声音充满了刻入骨髓的绝望，一字一句，叫人不忍触之。

「但现在……什么都没了。」

(二)

冬去春来，眨眼间，两年时光翩跹而过。

明容的病依旧是老样子，用各种珍贵药材吊着，但她夜间却很少发作了，除非是疼得厉害，否则她不会出声。

端木羽有一日清晨见明容迟迟未起，绕到屏风后一看，吓了一跳。

明容煞白着脸，唇上咬出了一圈浅浅的牙印，气若游丝。

端木羽赶紧去唤人，好一阵折腾后，明容总算缓过来了，端木羽却被老相爷叫出去训得狗血淋头。

回来时，他眉眼淡淡，看不出喜怒，只坐在床边，面无表情地替明容掖好被角，眸中闪过一丝自嘲：

「日后你不用忍，我早该习惯困在这个牢笼里，做伺候你的贴身小厮了.....若你死在了床上，你以为我不用陪葬的可能有多少？」

明容被这话引得咳嗽不已，面上泛着潮红，抓住端木羽的衣袖，似乎急切地想解释什么，但手颤了半天，却终是一点点松开了，她别过头，长发散开，小声地喘着气：「夫君，抱歉。」

病体孱弱，她力不从心，以为夜夜强忍着，就能小心翼翼地用这种方式呵护少年的尊严，些许弥补他所缺失的东西.....凤凰囚笼，野鸡翔舞，却到底是她错了。

没过几天，管家便找上了端木羽，将曾拿走的剑还给了少年，未了，毕恭毕敬地开口：

「老爷说，虎骑营在招人，请姑爷明日就去报到。」

端木羽接过剑的手一颤，蓦然抬头，难以置信。

虎骑营是东穆培养精兵的地方，出过不少赫赫有名的将帅，无数人挤破脑袋也想进去。

端木羽兴冲冲地跑去谢过相爷，老人招了招手，神态间很是疲惫，「好好待容儿。」

端木羽立时明白过来，是夜，万籁俱寂，他隔着屏风低声开口，也不管明容听不听得见，「多谢。」

窗外月光正好，风吹林间，竹影斑驳，明容闭着眼睛，微微扬了唇角。

明雪从太子府回相府省亲时，明容正要去虎骑营探望端木羽，马车里捎满了过冬的衣袄棉被，明雪看了直打趣明容，笑得美眸流转，艳若桃李。

对于这位两年没见的表姐，明容只静静听着，不发一言，眉眼笑得恬淡。

倒是明雪见完了长辈们，一时闲着，好奇地要同明容一起去虎骑营，瞧一瞧这位传说中的妹夫。

几辆马车这便一同上路，明容一掀开车帘，微微一怔，紧接着颌首行礼：

「见过太子殿下。」

车中坐着的小小少年唇红齿白，宝玉无暇，比明容大不了一二岁。

这便是明雪未来的丈夫，太子况宁——也是明家日后的倚仗。

明家世代荣宠，出过三位皇后，两位贵妃，到明容这一代，原本太子妃的人选定的是她，但她却在幼年生了场大病，九死一生后，虽捡回条命，却也再离不开药罐了。

人选这才改成了明雪，同年就被送入太子府，比小太子足足大了四岁，倒和端木羽年纪相当。

此刻明雪尚未上车，暖烟缭绕的车厢中，只有明容与况宁二人对坐。

况宁眼眸漆黑，在明容身上不住打量，明容捧着手炉，低眉垂眸。

一片寂静中，小太子忽然伸出手在明容脸上掐了一把，明容猝不及防，愕然抬头，瞪大了眼。

「手感不错。」况宁自顾自地笑了，见明容瞪向他，他哼了哼，又补充了一句，「就是太瘦了。」

说着他一挑眉，伸出手还想再掐，明容赶紧避开，皱眉喝道：「太子自重。」

况宁拍了拍手，撇嘴道：「真没趣。」话音刚落，他蓦地凑近明容，促狭一笑：

「说起来你要是没病，现在可就是我媳妇了，是不是就能任我掐搓揉捏了？」

明容向后缩，看着况宁不怀好意的眼神，第一次为自己的病感到一丝庆幸，她轻声答道：「不是，明容不是面团，表姐也不是。」

况宁怔了怔，咧嘴笑开，却没笑几声，又一下坐回了原处，老气横秋地长叹了一口气：

「可怜本太子如花似玉，宁愿娶个面团，也不愿娶个老女人回去。」

(三)

一行人来到虎骑营时，恰巧看见端木羽被几个人压在地上，打作一团，脸上几道血印，旁边不少人嬉笑围观。

那几人都是王孙贵族，靠着家中关系进来的，平日里拉帮结派，飞扬跋扈，不知端木羽哪里惹到了他们，此刻被他们压在地上恶声恶气地吼：

「说，你是不是洗脚婢生的小畜生，是不是相爷府的童养夫，是不是？」

声声羞辱中，端木羽一口血水吐去，眸光狠厉：「是你娘的狗屁！」

围观众人一声起哄，几个公子哥恼羞成怒了，不管不顾地打了下去，端木羽拼命挣扎着，却到底双拳难敌四掌。

就在这时，一道身影拨开人群，将那几人狠狠推开，气喘吁吁地拦在端木羽身前：「住手！」

明容胸膛起伏，额上渗出了细汗，稚嫩的声音却叫满场顿寂。

况宁在不远处抱肩，饶有兴致地看着，齐刷刷射来的目光中，明容面沉如水，定定地望着那几人：

「向我夫君道歉。」

几个公子哥此时已经猜到明容的身份，脸色一变，虽自知惹不起相府，却仍旧梗着脖子，嘴硬道：「凭，凭什么？」

「凭他是端木将军的儿子，凭我是相爷府的二小姐，凭他是我的夫君。」

声音不疾不徐，语调缓缓，却自有一股压迫人心的威仪。

明明是个病怏怏的小姑娘，深潭静渊般的眼神却叫人扛不住，纷纷败下阵来。

待到众人散去后，明容这才转身去拉端木羽，却被少年猛地甩开：「不要你管！」

她不防向后跌去，踉跄间却被一只手揽过腰肢，回首一看，是况宁眉开眼笑的一张脸；「你夫君似乎不太领情呢。」

端木羽的背影一瘸一拐地远去，明容失神地眨了眨眼，茫然一片。

将东西放下，管家又打好了招呼，一行人这便要离开了，却四处寻不到明雪。

明容披着狐裘，拐到虎骑营的一处角落，却看见明雪和端木羽坐在一起，温柔地替他涂抹着药膏。

不知明雪说了什么话，端木羽嘴角露出了笑意，夕阳中两人身影重叠，染着一层金边，万分般配。

明容正怔然间，耳边忽然被人吹了一口气，她一颤，偏过头只见况宁冲她一笑，眸光粲然若星：

「怎么办，你夫君和我媳妇混一处去了，要不咱俩也凑合凑合得了？」

(四)

也许被况宁的乌鸦嘴一语成谶，四个人的组合忽然频繁起来。

本就是特殊的亲密关系，来年春天，况宁闲不住，明雪又有了提议，于是四人一同来到了东穆的皇家园林踏春。

风筝高高地飞在天上，端木羽陪着明雪一路奔跑，笑得爽朗畅快，一扫往日的阴郁。

明容因身体原因，只能撑着下巴，坐在树下的草地上，远远地看着他们。

脸颊却被人冷不丁地一掐，耳边响起况宁笑嘻嘻的声音：

「你怎么还是和去年一样瘦？可见你相府的伙食不如太子府。」

明容没好气地瞪了眼况宁，挪过身子不去搭理他。

才一季不见，况宁又高了许多，白玉似的一张脸依稀勾出了俊俏的轮廓，却因主人家的嬉皮笑脸，倍显无赖。

他一屁股在明容旁边坐下，有一搭没一搭地把玩着腰间的挂坠，蓝天白云下，远处的笑声不时传来，他挠了挠耳朵，指着那两人冲明容道：

「小面团，你觉得这像个什么词？」

明容叹了口气：「天作之合。」

况宁摇头，「非也非也，是奸、夫、淫、妇。」

心头一跳，明容不及多想，转身一把捂住况宁的嘴：「这种话也能乱说！」

况宁不防被她这一扑，仰面跌倒在地，明容也堪堪摔在他身上，倒作了一团。

两人四目相接，况宁啧啧笑道：

「不料明二小姐急不可耐，豪放至此，本太子也只有却之不恭……」

明容又气又急，伸手就想去堵况宁的嘴，况宁却比她还快一步，倏然在她脸上轻轻一啄，「要不本太子不娶你表姐，娶你如何？」

明容身子一顿，脸上腾地一下红透，天旋地转间，她眼前发花，有什么汹涌漫上，喉头腥甜——

两行鼻血就这样流了出来，况宁笑容蓦僵。

远处放风筝的端木羽忽然停下了脚步，看向树下叠在一起的两个小小身影，眸光几个变幻，深不见底。

明雪也顺势看去，脸色乍然一变，还不待她有所反应，下一瞬，一声鬼喊鬼叫响彻天际：

「小面团，你不至于兴奋地流鼻血吧，你别吓本太子呀！」

端木羽瞳孔皱缩，风一样地朝树下掠去，一把抢过明容，「闪开，她又发病了！」

他背上她就往外跑，仿佛训练出来一般，一气呵成的举动迅敏异常，看得明雪和况宁俱是一怔，回过神后才赶紧跟上。

明容在端木羽背上晕乎乎的，双手勾紧少年的脖颈，迷迷糊糊间压抑许久的情绪尽数涌上，她哆嗦着身子，在端木羽耳边无意识地喃喃着，语带哀求：

「夫君你别讨厌我，别抛下我好不好，别抛下我.....」

小声的嚤吁卑微而无助，脆弱的模样此时才真正像个孩子，端木羽呼吸一窒，脚不停当间，薄唇紧抿，长睫微颤。

(五)

端木羽又被老相爷狠狠骂了一顿，连带着明雪，说再不许带明容出去瞎胡闹。

明容在家休养了一段时日，况宁隔三差五就悄悄溜进来看她，坐在床头取笑她：

「古有看杀卫玠，今有明容看了本太子流鼻血，羞也不羞！」

明容听得眼前一黑，咬咬牙，骂出了平生第一句脏话：「不要脸！」

况宁乐了，掐住明容的一边脸，明容瞪大眼：「登徒子！」

况宁更欢了，索性将她另一边脸也掐住，明容差点背过气来：「我是有夫之妇！」

况宁扑哧笑出声来，低头探向明容的唇，明容大惊失色，身子却是软绵绵的，动弹不得，完全一副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的惨况。

眼见况宁越凑越近，她吓得赶紧闭上眼，抿紧唇。

况宁不由一笑，漆黑的眼眸粲然若星，在明容鼻尖处堪堪停住。

灼热的气息萦绕在两人之间，他轻轻抚上明容的脸颊，声音低不可闻，带着莫名的哀伤：

「小面团，你要快快好起来，否则.....我会内疚的。」

转眼秋风渐起，端木羽因在虎骑营表现突出，与一起选拔出来的三十五个同伴，迎来了一次亲临战场的机会。

是赶赴边关与大渝的一战，他们作为一支奇兵，跟随淮南王，深入腹地。

临行前，端木羽回相府收拾包袱，眉眼间踌躇满志，意气风发。

明容倚在门边，晨光将她的身影拖得很长，她轻轻开口：「夫君，早去早回.....一定要平安回来。」

声音有些发颤，夹杂着对未知的不安与恐慌，端木羽手下一顿，抬首望向明容，许久，重重地点了点头。

就这样，一去半年，杳无音信。

秋叶落，秋夜凉，秋风萧瑟。

明容一颗心七上八下，端木羽不在，况宁倒是时常来找她，每回都带些稀奇古怪的玩意，明容要他别来了，她要遵守妇道。

况宁见她绷着小脸，义正言辞的模样，笑得前仰后翻，伸手就去掐她的脸。

明容躲闪不及，气恼威胁：「你再这般，我就去告诉表姐！」

提到明雪，况宁哼了哼，不屑一顾：「她现在满心惦记着她的小情人，也得有空搭理你才行。」

话出了口，明容脸色就白了一分，况宁挠挠头，「好了好了，小面团，哄你玩呢，左右还有本太子陪着你呢。」

太子府人人都知道，太子不喜欢准太子妃，皇后却很满意这个儿媳。

明容问过况宁，况宁想了想：「这也有个词，叫一、丘、之、貉。」

不着调的话叫明容哭笑不得，却没有看见况宁把玩着玉坠，眸中转瞬即逝的一丝冷笑。

等到冰雪消融时，端木羽终于回来了。

一身戎装，宛如迎风而立的青竹，挺拔英俊，高了也瘦了，少年逆着光，一步步走进，按着腰中剑，像累极了般，倒在床上，闷头就睡。

听说战事极其惨烈，虎骑营出去的三十六人，只回来了五个。

一将功成万骨枯，自古如此。

夜晚，明容躺在床上，仍旧后怕不已。

隔着一道屏风，她忽然听到那边传来窸窣窸窣的声响，像是有人在发梦魇。

悄悄下了床，她散着发，赤着足，绕到了屏风后。

端木羽缩在被中不住颤抖着，皱眉喃喃，似乎十分痛苦。

明容抿了抿唇，轻手轻脚地摸上了端木羽的床，从身后环住他，像儿时母亲照顾病中的她一样，柔声安抚。

月光洒下窗棂，一室静谧，他们之间的气氛是从未有过的祥和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端木羽渐渐平复下来，在昏昏沉沉中嘶哑开口：

「我母亲家乡有一种说法，地上死了一个人，天上就会多一颗星.....你说我能找到他们吗？」

明容一愣，她自是知道，这「他们」指的是谁.....是同端木羽一起上战场，浴血奋战，却再没能回来的兄弟。

她点点头：「能的。」顿了顿，又像想到了什么，小心翼翼道：「那等我死了后，夫君也会去天上找我吗？」

话一出，她明显感觉怀中人一僵，在这种时候说这话的确很煞风景，但她还是忍不住问出来了，并且，她觉得他应当不会不高兴——毕竟，她离去的日子，就是他自由的那一天。

但端木羽显然连这点奢望也不愿给她。

「我不会去找。」少年闷声闷气道：「你那颗星一定灰扑扑的，老气横秋，看也看不清。」

静了半晌，明容才慢慢哦了一声，「那就别找了吧。」闭上眼睛，似乎十分疲惫，她终是沉沉睡去.....

许久的静默后，少年徐徐转过身，伸出手，生有薄茧的指腹轻轻拭去了明容眼角的泪，他凝视着月光中她苍白的侧脸，眸光复杂，深吸了口气：

「所以，你最好别死。」

(六)

承华二十七年，淮南王率兵一举平定大渝，凯旋归来，百姓夹道欢迎。

同年九月，允帝驾崩，举国哀丧。

这一年，明容十四岁，况宁十六岁，端木羽十九岁。

一众皇亲国戚进宫守灵，明容一身缟素，提着食盒，来到中殿时，只看见况宁跪在棺木前，背影伶仃。

宫人都道，太子跪了一天一夜，滴水未进，寒气入体，发着烧却怎么也不肯起来，更是把前来劝他的皇后与准太子妃统统赶了出去，神似癫狂。

无奈之下，太子的贴身内侍想到了明容，她与太子自小交好，便要她来劝劝。

明容甫一见到况宁，鼻头就一酸，冷风吹进殿中，外头一片昏暗，风雨交加。

电闪雷鸣中，明容放下食盒，在况宁身边蹲下，拉住他的手，轻声道：「生老病死，谁都逃不过，难过就哭出来吧。」

况宁抬头看她，眼中已布了血丝，却是虚弱一笑：「小面团，你怎么也学人来说这酸溜溜的一套，谁说我难过了……」

「我才不难过，是他活该，有了女人就忘了儿子，傻了吧唧的，宁愿相信枕边人的话，也不相信自己亲生儿子，自作自受了吧，我才不难过呢……」

翻来覆去的话实在大逆不道，明容只当况宁烧糊涂了，吓得赶紧去掩他的嘴，况宁却一把抓住她的手，眸中闪过一抹狠厉之色：

「小面团，你等着吧，鹿死谁手还未可知，迟早有一天本太子会……」

话还未完，人却再也撑不住，眼前一黑，在明容怀中一头栽了下去。

连带着那含糊不清的一句低喃：「至少我会护住你，不会再失去……」

一道闪电划过夜空，暴雨倾盆声中，明容紧紧搂住况宁，手脚冰凉。

看着允帝的牌位，她禁不住想，死亡是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啊，什么时候会轮到她？

许是那日在宫中染了风寒，明容回去后就一病不起，像是老天爷听见了她的心声，毫不留情地予以回应。

再有半月就是她的十五岁生辰，她竟真要应了自己当年所说，无法活过那一天吗？

相府上下乱作一团，端木羽也从虎骑营赶回，衣不解带地守在明容床边。

明容时而昏睡时而清醒，醒来时就对老泪纵横的相爷笑：

「爷爷别哭，容儿只是去见爹爹了.....」

或是望向端木羽，脸色苍白，嘴中呢喃着：「夫君，你别怪我，我其实一直幻想着，穿上凤冠霞帔嫁给你的模样，但我等不到那一天了.....也好，终能还你自由了.....」

端木羽整夜整夜地守在床边，明容说着胡话时，他就握紧她的手，窗外风声飒飒，竹影斑驳。

夜深人静时，只有刻入骨髓的寒。

在相府的一片惨淡中，朝中开始忙起了新皇的登基仪式，册后大典也在同时准备。

明雪来看过几次明容，匆匆来，匆匆去，倒是和端木羽说了些话，只是声音再娇柔，眼底也到底掩不住那即将母仪天下的欣喜。

端木羽将她送出门外，目视着那辆马车绝尘而去，眸光清冷。

没过几天，一个不速之客「咚咚咚」，大力敲开了相府的后门——

竟是一身帝服的况宁，气喘吁吁，看起来像是正在宫中试新袍，千方百计溜出来的。

被带到端木羽面前时，他睫毛上还挂着雨水，端木羽颌首施礼后，挑眉道：

「殿下来看拙荆？」拙荆两字咬得极重，墨眸如许，早不是当年那个被人压在身下欺凌的少年。

况宁深深看了他一眼，许久，笑了：「不，我来找你。」

(七)

像做了好长一场梦，踩在海水中，浮浮沉沉。

明容听到有人在她耳边不住道：「你别睡，你别睡我就娶你，让你穿大红的嫁衣，做东穆最漂亮的新娘……」

声音像从天边传来，她眼前模模糊糊闪过一张脸，她不管不顾地抓住那人的衣袖，强撑着如回光返照：「夫君，我不睡，你真愿意娶我吗？」

那人一僵，弯眉笑开，氤氲了眼眸，将她搂入怀中，温柔哄道：「是，我娶你，骗人的喝凉水呛死.....」

外头凄风苦雨，一道身影立在窗下，无甚表情，双手却不知不觉握紧了腰中剑。

十二月，新皇登基，帝号宁，百官朝贺。

相府也是一扫阴霾，从鬼门关里走了一趟，阎王却没有收下明容，这不可谓不是一个奇迹。

她醒来后，对着端木羽虚弱一笑：「夫君，你说的话还算数吗？」

端木羽浑身微颤，一把抱住她，久久没有说话。

婚事这便开始筹办，却在新帝犒赏将士的庆功宴上，出乎意料的一幕发生了。

烟花满天，觥筹交错间，宁帝一一封赏，却在赏到虎骑营端木少将时，少年起身而出，跪在御前，朗声开口：

「臣别无所求，惟愿解除与明家二小姐明容婚约，望圣上成全。」

此言一出，满堂哗然。

消息传到相府时，明容正在试喜服，脸上的笑容几乎瞬间凝固。

一夕之间，天翻地覆。

一道圣旨即刻抵达，明家二小姐的大婚照常举行，她依旧做她的新娘——

嫁的却不是端木羽，而是当今天子，新皇宁帝。

同表姐一起入宫，一封容妃，一封霜妃，原本定下的后位却是暂空。

而端木少将，因战功赫赫，人才出众，被破格升为飞翎将军，接管其兄长之职，赐将军府邸。

突如其来的变故简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，不仅朝堂大惊，街头巷尾更是议论纷纷，私下各种说法。

两位明家姑娘自是传奇得不可言说，那位飞翎将军，知道个中隐情的人都道，他是懂得投新帝所好，「卖妻求荣」，也有人说，这是新帝威逼利诱，堵人口实。

却没有人知道，与此同时，一身戎装的少年，跪拜在淮南王面前，咬牙切齿：

「夺妻之恨，屈迫之辱，不可不报！」

老谋深算的王爷摩挲着手中的铁球，眸光变幻万千，却盯着少年脖颈爆起的青筋，终是作出判断，舒展了眉目，搀扶起少年：

「老夫平生最敬少年英豪，有羽郎相助，如虎添翼。」

这一年，明容十五岁，况宁十七岁，端木羽二十岁。

内里波涛汹涌的东穆皇朝，依旧维持着表面上的平静，只是山雨欲来风满楼，这个道理，谁人不明白？

(八)

明容与端木羽在宫中再次相遇时，恍如隔世。

她蓦然想起，刚被迎娶入宫时，太后带着表姐来到她的夕和宫，气势浩荡地欲给她一个下马威。

她那时心如死灰，满脑子都是端木羽曾给她的允诺，哪还会计较那么多？

却是在紧要关头，况宁及时赶到，朝服都还未脱下，便径直走到她身前，扶起了她，转头看向脸色煞白的明雪，厉声喝道：

「同为新妇，该反思的是为何留不住丈夫，而不是去母后跟前嚼舌根，莫非是嫌朕没有将你的封号改成雀妃？同是一族的姐妹，又可曾对幼妹有过半点情意？」

一屋子前一刻还凶神恶煞的奴才，后一刻就在况宁的震慑下唯唯诺诺地撤了，太后临走前拂袖冷笑：「儿大不由娘，皇儿如今真叫哀家刮目相看。」

「母后过奖，孩儿不过青出于蓝。」况宁垂眸恭送，不愠不火。

而明容的身体也终是撑不下，天旋地转地倒在了况宁怀中，她眼前发花，抓住况宁的衣领，积压许久的情绪翻滚涌上，满脸是泪，哭得凄惶：

「你为何要悔婚？为何要骗我？你说要我东穆最漂亮的新娘，我好不容易才挣了条命回来.....」

早知这般结局，倒不如死在十五岁那个生辰。

纵然他二十岁时，她十五岁；他二十五岁时，她十五岁；他此后的人生繁花似锦，而她永远停留在十五岁，再不能参与.....也好过现在得到希望后又被打下深渊的绝望，她漫漫的余生几乎望不到底。

一片撕心裂肺的痛楚中，是况宁紧紧抱住她，一声声唤着她，喉咙嘶哑，压抑到极点的悲恸：「小面团，小面团.....」对不起，对不起.....

她回首看向他，泪眼朦胧中，况宁的轮廓模糊而生动。

这个幼时嬉皮笑脸的小太子，早已在不知不觉中，长成了丰神俊朗的少年帝王，虽然他自小爱逗她戏弄她，却从不曾真正伤害过她，甚至在她沦为弃妇时，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来迎娶她，保全她及相府的颜面。

这世上，还会有几人待她如此？

后花园里，明容与端木羽遥遥相望，仿佛周遭一切都不存在。

咫尺之隔，却已是天涯海角。

「为什么？」明容收回思绪，长睫轻颤，到底问出声了。

端木羽是与淮南王一道进宫来商议军情的，不料出了宝华殿，竟在这巧遇上了独自散心的明容。

相府一别，物是人非。

他按住剑，努力让声音听起来更平静：「还记得当年刚进相府，我一夜未眠，天亮时和你说的话吗？」

「我想当个大将军。」漆黑的眼眸定定望着明容，「我没骗你，我在我娘坟前立过血誓，我终有一日要扬眉吐气，堂堂正正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，风风光光做上端木家的主人。」

明容脸色苍白：「这不是借口，娶了我照样能够实现你的生平夙愿。」

端木羽涩然一笑：「抱歉，也许你不明白，没有人能和天子争.....更何况，我想走捷径。」

一番话袒露得彻彻底底，明容再无话可说，身子轻晃间，她越过端木羽就要离去，却被一声叫住。

「等等，」端木羽深吸了口气，张了张嘴，终于开口：「他待你好吗？」

「无微不至，呵护倍加。」语调淡淡，再不起一丝波澜。

直到明容走出很远后，端木羽仍旧站在原地，若有所思地喃喃：「那就好.....」

她没有看见，日头正好，阳光洒满了他全身，腰间佩剑的少年，眼角眉梢染着金边，依稀是那年她在相府初见时的模样。

回到寝宫时，况宁正喝得酩酊大醉，听内侍说是朝堂上淮南王又联合诸臣驳回了圣上的旨意，太后也派人传话，出声施压。

个个都欺他是少年天子，势单力薄，无所倚仗，处处刁难。

相府一脉也跟着衰落，地位大不如前，唯独明雪，仿佛一早就有预料，另辟蹊径，一门心思伺候着太后，站对了队伍，如今在太后的扶持下，声势如日中天，更有以淮南王为首的一众大臣雪花片似地上折，要求立霜妃为后。

诸多烦心事加在一起，怎不叫况宁近段时日天天来夕和殿，借酒消愁？

明容叹了口气，她不是没听说过，隐秘的宫闱辛闻中，太后入宫前曾是淮南王的情人，关系匪浅。

而况宁在先帝刚逝，还是太子的时候，就曾对她说过，冷哼哼的嘲讽，吓得她堵嘴都堵不来。

「她又不是我亲娘，一张脸把我父皇迷得神魂颠倒，最后还串通着老情人把我父皇害死了，黄蜂尾后针也莫过如此，做个风骚狠毒的后宫妇人就算了，居然还野心勃勃想学人家当女皇，偏偏本太子就不遂她的意，才不去做她手里的傀儡皇帝！」

那些少年意气的话还响荡在耳畔，过往历历在目，明容看向榻上烂醉如泥的况宁，心疼不已。

而如今，这些是他想要的吗？

(九)

仿佛一夜之间，长乐侯勾结大渝，通敌卖国的消息就传遍了东穆，人心惶惶。

是淮南王在早朝上，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奏了一状，私通的信件，安插的线人，种种搜集来的证据一一摆开。

长乐侯所有退路被彻底堵死，煞白了一张脸。

直到除冠扒服，被侍卫粗暴地拖下去时，他还在不甘心地嘶喊着：

「况殊，卸磨杀驴，过河拆桥，你狼子野心，不得好死……」

朝堂上，百官一时噤若寒蝉。

龙椅上的况宁微眯着眼，看不出是何神情，只对着志得意满的淮南王道：

「朕代黎民百姓谢过三皇叔，东穆的江山有三皇叔替朕把守，当无坚不摧，牢不可破。」

「臣之忠心，日月可昭。」淮南王目视况宁，笑得意味深长。

他左下方的端木羽垂首默然，只长睫微微颤了颤。

于是一场肃清异党的大洗盘就此开始。

追随长乐侯的一干党羽，抄家的抄家，流放的流放，长乐侯九族更是血染长街，人头悬于城楼上，以儆效尤。

一时间人人自危，想方设法撇清关系，生怕沾上「长乐」二字。

坊间私下都说，淮南王这一招敲山震虎，一举多得，不仅血洗了前行之路，更是把不听话的小皇帝给吓住了，叫他一下收了锐气，任由淮南王摆布。

而在这次清盘中，一个人脱颖而出，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，那就是圣上亲封的飞翎将军，端木羽。

淮南王请旨，由他带兵负责清除长乐侯的残余势力，审问其党羽，于是在接下来的抓捕中，人们看到了一个雷厉风行，铁腕手段的少年将军。

那是明容从不曾见过的端木羽，听闻他带兵抓了一家又一家，只要在淮南王提供的名单上，就无一幸免。

端木羽三个字瞬间席卷东穆，宗族皇亲闻风丧胆，他很快在众人口中赢得了玉面修罗之称。

当年在虎骑营欺压过他的几个世家子弟，被士兵从温柔乡里拖出来时，吓得屁滚尿流，个个蓬头散发，衣衫不整地跪在地

上，苦苦哀求，更有一个挣扎起身，鬼哭狼嚎地想冲出重围，结果却是——

一剑穿心，血溅长空。

端木羽面无表情地收剑回鞘，脸上沾了鲜血，剑眉星目似染了冰霜，当真像从地狱中走出来的修罗一般，眸光募厉：

「再有违抗者，杀无赦！」

明容半夜从梦中惊醒，一身冷汗。

窗外星月无光，寒风肃杀。

树影斑驳间，再不是当年她曾和他相拥而眠，沐浴过的那轮清月。

明容终是坐不住了，悄悄拿了况宁的信物，披了斗篷，连夜出宫，去了一趟将军府。

管家把她带到端木羽面前时，她颤抖着身子几乎无法自持。

自从上次花园一见，他们再无牵扯，却没想到月下故人来，竟会是今时今日之场景。

亭中对坐，端木羽目光深邃，看得明容心跳如雷。

她脸色苍白，抿了抿唇后，到底颤声开口，打破了这微妙的气氛：

「那名单上.....有相府吗？」

端木羽一怔，也不回答，只含糊不清地别过了头。

明容慌了，情急之下抓住端木羽的衣袖：「是不是有？是不是马上就会轮到相府？你是不是下一个就要抓我爷爷.....」

几声急问下，还不待端木羽作答，明容已剧烈咳嗽起来，脸上潮红一片。

端木羽骤惊，霍然起身，一手轻拍明容后背为她顺气，一手从怀里掏出药瓶，倒出一粒瓷白的丹丸，以茶水混之喂明容咽下，动作迅敏而熟练，就像曾经做过的无数次一样。

「你别激动，太医说过，你情绪不可过于起伏，否则会发病的！」

声声急切中，等到明容稍许平复后，盯向端木羽手中的药瓶时，一阵失神。

端木羽此时也反应过来，赶紧缩回手，讪讪地收起药瓶，背过身呼吸急促。

而方才那片刻之间他流露出来的本能与情意，却叫明容心头一颤，仿佛看见了希望，又不管不顾地拉住端木羽，低喘着：

「求求你，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，放过相府，放过我爷爷.....」

苦苦哀求中，端木羽不觉握紧双手，眸中痛楚一闪而过，终于，他回首搀扶住明容，却垂下眼睑不去看她，只涩声道：

「我.....尽力。」

得到这一句，明容已是欣慰万分，却听端木羽接着道，声音含了莫名的悲怆：

「我所做所行，无愧天地.....夜深露重，你快回去吧。」

直到明容离开许久后，端木羽依旧站在月下。

月光将他的身影拖得很长很长，这个白日里杀伐果决，叱咤风云的玉面修罗，此刻却在风中静静地伫立着，身影倍显寂寥。

他缓缓转眸看向明容之前坐过的地方，一点点伸出手，当作人还在般，小心翼翼，又饱含着无限珍视，闭了眼，轻轻虚抱住了空气。

就像当年 he 刚从战场回来，半夜发梦魇，她从身后轻轻环住他一样。

西风几时来，故人不再归。

有些事情，天知，地知，我知，他人知，唯她不知。

不过最好的，也确是她的一无所知。

(十)

将一千绊脚石清理完毕后，淮南王的火焰终究烧到了相府。

这一年，明容十八，况宁二十，端木羽二十三。

宫墙内外，上演着不同的悲欢离合。

那边端木羽的军队气势浩荡地踏进相府，这边明容在夕和殿汗流浹背，叫得凄厉——

烛火摇曳中，她与况宁的第一个孩子要出生了！

她身子单薄，不易有孕，入宫这么长时间总算怀上了，喜讯刚传到相府时，把老相爷激动地又哭又笑，全无平时的威严肃然，旁人打趣，老小孩，老小孩，可不就是越老越像小孩吗？

群臣贺礼纷纷，所有奇珍异宝中，唯独飞翎将军端木羽送的最寒酸。

竟是自己亲手削的一把木剑，儿童把玩的大小，还不如外面市集上卖得精致。

明容见了，泪水却簌簌而下，不住摩挲着木剑上的刻字——

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寄余生。

那还是端木羽初进相府的时候，对她不理不问，只成天抱着他那把剑，被老相爷看到，一气之下叫管家收了剑，然后少年就郁卒了，回了房闷闷不乐。

她彼时正在窗边练字，一笔一划，很是认真，见端木羽气呼呼地回来，手里没了剑，便倏然明白过来。

她小心翼翼地开口，闲话家常般，含着讨好似的安抚，自顾自地向少年说起自己的愿望。

她从小就因为身子的原因，要乖乖待在府里养病，几乎不能出门，更别说出去远游，她多么渴望，有朝一日如果能撑一叶小舟，随波飘荡，飘到哪就在哪安家，住一段时日就继续飘荡，走遍天下，看遍各处的风景，那该有多好，也不算虚度此生了。

端木羽听了，静了半晌后，抬头望向她，一本正经：「你叫相爷放了我，我代你出去看看外面的天地，如何？」

她一愣，自是做不了这个主，摇了摇头，慢吞吞地道：「要走也该带我一同走.....」

转眼间，一时不察，竟已徐徐多年。

泪眼朦胧间，还是况宁拿走了木剑，将她搂入怀中，下巴抵着她的头顶，声音嘶哑：「小面团，你要当娘了，朕也要当爹了，你欢不欢喜？」

她重重地点头，回抱住况宁，斩断前尘往事，泪如雨下。

夕和殿，婴孩的啼哭划破夜空，在殿外守了半宿的况宁蓦然一颤，欣喜地难以自持，就在这时，内侍远远奔来，凑到他耳边，却欲言又止：

「老相爷.....殁了。」

火光冲天的相爷府，飞翎将军当着淮南王的面，一剑穿透了三朝元老的明相，血溅当场。

明氏一脉悉数入狱，等候发落。

这盘棋行至今，淮南王的最后一步，是将、军。

身子晃了晃，况宁好半天才稳住心神，强哽住声音：「知道了.....莫告诉容妃。」

那个记忆中威严的老人，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经常教他各种道理，丝毫不顾忌他太子的身份，想骂就骂，甚至还做了一根七尺长的教鞭，郑重地交给教他念书的太傅，把他唬得闻声色变，后来一听说相爷进宫了，躲都躲不及。

但他其实很清楚，心里一直很清楚，这个不苟言笑，生性耿直的三朝元老，是有多么盼他成才，在他身上寄予了多么大的期望。

满朝之上，曾有文官戏言，若明相生为女子，以其古板程度，定是个忠贞不二的烈妇，生乃东穆之人，死是东穆之鬼。

但如今他真的死了，死得无声无息，尚还来不及抱一抱自己的重孙，见一见自己宠爱到大的小孙女。

一人生，一人死，风吹大殿，呜咽作响，长明灯摇曳不定。

况宁深吸了口气，眸中闪过一道精光，登位三年，步步为营，从无到有，殚精竭虑之下，蛰伏了这么长时间，终是到了最后一步——鹿死谁手，还未可知！

「传旨下去，立霜妃为后，择日册封。」

(十一)

无论怎样隐瞒，相府的消息还是走漏到了明容耳中。

是明雪来了趟夕和殿，啧啧同情地打量着明容，三言两语，刻薄至极，彻底击垮了尚被蒙在鼓中的明容。

除了明雪的母亲几人，其余明氏宗亲皆关进了死牢，不日问斩。

行刑日期就定在册后大典的一月后，偌大相府说败就败，一夕凋零。

「即使皇上从不进我的寝宫又如何？即使妹妹诞下龙裔又如何？时移势易，皇后之位还不是我的？相府没了，最疼你的老家伙也死了，你拿什么和我斗？」

像是最珍贵的一面铜镜坠落在地，支离破碎，明容的世界瞬间坍塌。

夜风肆虐的皇宫中，她散着发，赤着脚，疯魔了般，不管不顾地奔向宝华殿，一众内侍吓得拦都拦不住。

那里正在为劳苦功高的淮南王与飞翎将军设宴，主座上坐着宁帝与太后，歌舞升平，一室祥和。

明容就这样闯了进去，神似癫狂。

满殿歌舞戛然而止，况宁瞳孔皱缩，正举杯畅饮的端木羽更是呼吸一窒——

明容已直直奔到他眼前，披头散发的模样是从未有过的慌乱，她双手揪紧他，语无伦次着：

「他们说你杀了我爷爷，是不是真的？我不信，我不信……」

声音带着哭腔，凄厉中却还含有一丝微薄的希望，直到端木羽僵硬着身子，以痛彻的眼神默认时，一声撕心裂肺的凄唤响彻大殿：

「爷爷，你还我爷爷——」

泪水霎那模糊了整片天地，明容肝肠寸断，发了疯似的拍打着端木羽，身子剧烈颤抖间，几乎要哭得背过气去：

「你答应过我的，你这个骗子，你答应过我的……」

满室混乱间，淮南王转着酒杯，已不耐皱眉，主座上的况宁心跳如雷，拍案厉喝：

「快，快将容妃带下去，疯疯癫癫，成何体统！」

话音刚落，已有宫人上前去拖明容，明容一把甩开那些人，激动不已地奔上台阶，死死揪住况宁，目眦欲裂：

「爷爷死了你知不知道？相府没了你知不知道？你还说爷爷会进宫来看皇儿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为什么……」

声声凄厉中，况宁心如刀割，旁边的太后掩鼻嫌恶道：「还不拉下去，罪臣之女焉敢如此嚣张，立后在即，可一点差子都出

不得，皇儿以为呢？」

况宁几不可察地捏紧双手，忽然站起身，猛地拂开明容。

「够了，以下犯上，你这疯婆娘还要闹到几时！来人，传朕令，将容妃关到元芜宫，严加看守！」

左右侍卫立刻上前，齐齐架住明容，粗暴地将她一路拖出了宝华殿，直到出了殿门很远，众人还能听到那撕心裂肺传来的哭声，凄厉到不忍耳闻。

端木羽颤着手倒了杯酒，仰头一饮而尽，将眸中涌上的热流硬生生地逼了下去。

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寄余生。

自此，方休。

歌舞再起，主座上的况宁一下跌坐入位，脸上堆起笑容，对着淮南王连连举杯致歉，另一只手却在案下紧握，指甲深陷进了肉中，掐出鲜血也浑然不觉。

（十二）

册后大典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起来，当年同时进宫的两位明家姑娘，如今天差地别，一个即将执掌凤印，风光无二，一个却被打在冷宫之中，痴痴疯疯，叫人唏嘘感叹。

淮南王与太后显然对如今调教出来的况宁很满意，却不知道，他在大典前秘密去了两个地方。

一个是关押着明容的元芜宫，一个是供奉着先帝的永乾殿。

元芜宫中，他一步步走向明容，那道纤秀的背影缓缓转过头，长发披散，脸色苍白，了无生气。

他眼眶一涩，心绪翻滚间几乎难以自抑，好半天他才平静下来，轻轻上前，抚过她的肩头，像以往无数次柔声哄她一样：

「小面团，你在这里冷不冷？住得可还习惯？你要什么便向朕提，朕都会.....」

「我什么都不要.....」空如死灰的声音打断了况宁，明容抬起头，吃吃一笑：「我只要爷爷，只要相府所有的人平平安安，皇上.....给得起吗？」

从元芜宫出来，况宁深吸了口气，提着灯来到了永乾殿。

立于先帝牌位前，他执香点燃，面上带着笑，眼眶却有些泛红。

「也不知你在下面过得如何？每年清明我都命人给你烧了满满的纸钱下去，却没给你捎带几个纸美人，依你那好色如命的性子估计得怪我，但一大把年纪了，清心寡欲些总是好的，还嫌被蛇蝎美人害得不够吗？」

「想来可叹，天底下哪个做儿子的有我倒霉？老子留下的烂摊子通通压在了儿子身上，叫我这做儿子的收拾得焦头烂额，几次三番想撞上你的棺木随你一起去了，一了百了.....」

可到底不再是年少时的任性恣意，家国家国，无家不成国，国破了又哪来的家？他东穆的江山，还容不得奸人染指，就算拼尽最后一口气，他也会百折不挠地走下去。

所幸，这一天已经不远了——为此，他步步为营，与虎谋皮，已等待了太久。

秋风四起，在万众瞩目之下，迟来了三年的册后大典终于到来了。

筵席上，百官列作其次，烟花满天，觥筹交错，欢喜热闹。

空气中却暗藏着杀机，蠢蠢欲动。

明雪踩着宫道，粉面含笑，雍容华贵地步上台阶，就要接过况宁手中的凤印。

满堂注视下，况宁墨发薄唇，眼中闪过一丝兴奋，就在这一瞬间，他错开明雪的手，按动机关，拂袖间扬起锦盒朝天一鸣，轰的一声——

信号弹炸开在浓浓夜色中，坐于淮南王旁边的端木羽瞳孔皱缩，猛地站起，一脚踢翻了桌子，携风刷地亮出贴身银剑，早已埋伏好的兵马蜂拥而出，铁甲惊寒，霎那间将众人重重包围，满堂一片愕然！

歌舞声戛然而止，混乱不堪中，淮南王眸中几个变幻，倏然明白过来，死死剌住端木羽，咬牙切齿：「好个飞翎将军，你竟是宁帝的人！」

端木羽立于虎骑营一众精兵前，大风吹过他的发丝，他昂首扬剑，森冷一笑：

「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侯，王爷既敢窃国，野心勃勃，行他人之不敢行，也就早该想到今天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！」

隐忍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，苦苦潜伏，他如履薄冰，只为这场局，这一天！

这场从三年前布下的局，今日终于可以收网伏诛！

耳边仿佛响起，他与宁帝在永乾殿秘密相见时的对话：

「明相死后，老贼便已视臣为心腹，七分兵权皆在臣之手，如今他的人马都被控制住，东西四辰诸侯也已收到密函，率兵赶在路上，大典之日即会兵临城下，只待陛下一声号令，虎骑营的精兵更不必说，臣筹备已久，只待手刃逆贼……」

(十三)

三年前，也是这样一个秋日，冷风肆虐。

明容病中垂死，一个不速之客「咚咚咚」，大力敲开了相府的后门——

那时的两个少年彼此而立，各自带着不同的锋芒朝气，还并未想过日后携手同行，一明一暗，里应外合就是三年。

「殿下来看拙荆？」拙荆两字咬得极重，墨眸如许，早不是当年那个被人压在身下欺凌的少年。

况宁深深看了端木羽一眼，许久，笑了：「不，我来找你。」

房中，即将登位的太子，三朝元老的相爷，意气风发的少将。

况宁，明相，端木羽，三人就这样关在房中商讨了一夜，直到天方既白时，定下了此后漫长的护国大局。

当年迈的明相先行离开休息，房中只剩下况宁与端木羽二人时，端木羽挑眉开口：

「殿下凭什么以为我会答应？」

「什么也不凭，你可以不允。」白玉似的脸上浅浅一笑，仿佛吃定了少年般。

其实凡事都有因果，端木羽不知道，况宁首先想到他是因为明容，从那成天口不离夫的小面团嘴中，他已大约知晓他是个怎样的人，后来他开始留心起他的一切，并查出他曾以最小试龄参与过东穆会考。

调出的卷宗上，彼时不过十四的少年，洋洋洒洒，陈苛利弊，其中最叫他印象深刻的，是那激昂有力的结尾：

国之生吾，于国危难之际，必当赴汤蹈火，献以蜉蝣之力，不死不休。

是的，鲜有人知，那个腰间佩剑，踌躇满志，却在十四岁就被招入相府，折断羽翼，百般不甘做了童养夫的少年，内心真正的志向——

我想当个大将军。

并非只是为了争口气，而是做个一身转战三千里，一剑曾抵百万师，一个能驰骋沙场，真真正正为国效力的大将军。

「我还有一事相求，」况宁收敛了笑意，用的是我，不是本太子，也不是即将登位的朕，他定定地望着端木羽：「明容要进宫。」

这话一出，端木羽立刻呼吸一窒，几乎要脱口而出一句「不！」

但况宁却抢在他前头，墨眸灼灼：「你以为明容的病当真是病吗？那是有人给她下了毒，十年如一日的毒！」

掷地有声的话语中，端木羽震撼莫名，况宁眸光凌厉，就这样揭开了那个残酷的真相。

下毒者不是别人，正是明容的好表姐，明雪及其母家！

授意与施毒者也并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个蛇蝎美人的皇后及已然驾崩的允帝！

那样肮脏的交易，从无意撞破的那天起，就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况宁。

被枕边人迷惑了的允帝，无视淮南王的狼子野心，却反而怀疑起了真正忠心耿耿的明家。

在那蛊惑人心的枕边风中，出过三位皇后，两位贵妃的相爷府，地位牢不可破，势大到几乎要威胁到东穆的皇室，再不能放任其滋长了！

于是本该成为太子妃的相府嫡亲小姐明容无辜受累，被亲近的「家人」下毒谋害，而表小姐明雪及其母家为了荣华富贵，与帝、后达成了不可见人的交易。

沾沾自喜的他们，不顾丝毫宗族亲情，就这样一步一步把明容推下了深渊。

为了不引起怀疑，掩人耳目，那慢性的奇毒一点点日积月累，造成了明容自幼病体孱弱的假象。

他们需要她「自然而然」地死去，让老相爷虽悲痛欲绝，却不至于疑心其他，大查特查，最终与帝后撕破脸皮，「两败俱伤」。

这是一张天衣无缝的网，只将明容牢牢缚住，斩断退路，不留后患。

天知道况宁有多内疚，对于那个他从未谋面，却本该做他太子妃的明家二小姐。

他知晓所有的阴谋诡计，却独独不能向人道。

马车里，他第一次见到明容，那般瘦小孱弱的模样，捧着手炉，低着头，眉眼恬淡，惹人怜惜。

他故意去掐她的脸，故意去逗弄她，在她面前嬉笑怒骂，开始为她做一切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，只愿能稍稍弥补一些心头的愧疚——

和那初见时就无来由生出来的懵懂情意。

那年树下，他引得明容鼻血流出，忽然发病，悄悄溜进相府去瞧她时，见她躺在床上，他内心波涛翻滚，说不出来的滋味。

灼热的气息萦绕在两人之间，他轻轻抚上明容的脸颊，声音低不可闻，带着莫名的哀伤：

「小面团，你要快快好起来，否则.....我会内疚的。」

不是内疚这一次的意外，而是内疚这数十年来的「见死不救」。

从那时起，他便在心中下定决心，他要好好护住她，却还是防不胜防，承华二十七年，允帝驾崩，明容也从宫中看过他之后，回去一病不起。

这其中的猫腻他不用猜也知道是为何，忍耐了这么长时间他终于被彻底激怒，血红着眼，跪在允帝牌位前，咬牙立下血誓。

穷其一生，护他所爱，护他所国，护他东穆百年基业。

「你能保护她吗？以你今时今日之景，你能护她几分周全？」

甫然得知真相的端木羽颤动不已，况宁的喝问却已响荡在耳边，逼得他瞬间煞白了一张脸。

「继续留在相府，她只会叫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害死，暗箭终究难防，倒不如大大方方地提到明处，纵然刚开始我的处境也会十分艰难，但我毕竟是东穆的天子，倾我全部，护她一人，还是足矣。」

「并且若你真选择走这条路，全心全意潜伏之下，你认为她有几分可能不被卷入重重危险之中？」

「你此时后悔还来不及，但一码归一码，明容这件事上我绝不退步，哪怕她日后知道真相怪我恨我，我也要带她走！」

无法言说这其中的挣扎纠结，如果再来一次，端木羽不知道自己还会有勇气选择那条路。

他立在窗下，亲眼看着况宁拥着昏昏沉沉的明容，在她耳边温柔哄道：

「你别睡，你别睡我就娶你，让你穿大红的嫁衣，做东穆最漂亮的新娘……」

外头凄风苦雨，他听见明容强撑着如回光返照：「夫君，我不睡，你当真愿意娶我吗？」

心头一紧，他不知不觉握紧了腰中剑，脸上落下的许是雨水，许是泪水。

他不是圣人，却惟愿她好，不忍伤她一分，只在心底记取她当初的模样，消磨岁岁。

这是他对意中人好的方式，天知，地知，他知就够了，不需要别人懂，更无需称颂，即使他的姑娘误会他，他也无怨无悔。

一千个叹息，一万个不解，也只因为伶仃的一句，子非鱼，尔非吾。

然后就是十二月，新皇登基，犒赏将士的庆功宴上，他起身而出，跪在御前：

「臣别无所求，惟愿解除与明家二小姐明容婚约，望圣上成全。」

一片哗然间，他按照定下的计策，一身戎装，跪拜在淮南王面前，咬牙切齿：

「夺妻之恨，屈迫之辱，不可不报！」

老谋深算的王爷盯了他许久，终是搀扶起了他：

「老夫平生最敬少年英豪，有羽郎相助，如虎添翼。」

窗外大风烈烈，就这样，入得贼窝，与虎谋皮，开始了他漫长的潜伏生涯。

长乐侯一案时，人心惶惶，外间叫他玉面修罗，他只是置之一笑，看起来他是淮南王的左膀右臂，似乎是在为淮南王铲除异己，其实阴阳颠倒中，倒不如说他是在为宁帝拔除贵族势力，扫清道路。

长乐侯也不是盏省油的灯，他们在密室商定时，明相说了句话：「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，便让他们狗咬狗，陛下只管坐享其成。」

于是况宁装出被震慑住的模样，日日借酒浇愁，外头都传他这个少年天子到底被唬住了，淮南王与太后更是以为一切尽在掌控，得意忘形，掉以轻心。

原本局面都如他们所料，却没想到不知哪传出的风声，说他对容妃旧情不忘，连带着对相府手下留情。

多疑的淮南王坐不住了，似笑非笑地软硬兼施，硬是逼着他带兵踏上了相府。

火把通天，重重包围中，事情演变到最后，已不是他所能控制的，他在淮南王炯炯的目光中拔出剑，手却颤得厉害。

就在那僵持不下，气氛越发诡异的时候，他手中剑还未刺向明相，那个老人已经猛地扑了上来，一把撞在他的剑上，血溅当场——

「窃国逆贼，人人得而诛之！」

老相爷的嘶声厉喝中，所有都发生在短短一瞬间，他与相爷相隔甚近，外人看起来就像是他一剑刺死了明相，明相死不瞑目。

没有人发现，在他们对视的那一眼里，老人眸中写满了多少的寄予，不能功亏一篑，绝不能！

满天星月无光，冷风肃杀，他硬生生咽下热泪，抽剑转身，鲜血溅了半边脸，在淮南王面前扑通一声跪下：

「所谓旧情不忘，纯属无稽之谈，还请王爷明鉴！」

(十四)

长月当空，风声悲鸣，刀剑喑哑，以锋芒的最强音祭奠了淮南王时代的终结。

端木羽却站都站不稳了，捂住心口汨汨流出的热血，眼前发花。

方才的奋战中，他被淮南王养的死士偷袭得手，此刻已是强弩之末，硬撑着一口气。

好多人围了上来，好多声音在耳边响起，推开满脸急色的况宁，他拨开人群，跌跌撞撞地朝着一个方向而去：

「我要见她一面，再见她一面.....」

错乱的脚步，撕心的痛楚，端木羽咬着牙，踉踉跄跄地直奔元芜宫。

宫外把守着虎骑营的人，一见到端木羽大惊失色，「将军，你怎么了.....」

端木羽一把推开搀扶，直直越过他们，按住心口，径直朝冷宫深处而去。

意识已经渐渐模糊，他身子踉跄间，恍惚看见那年初上战场，明容倚在门边，晨光将她的身影拖得很长，她轻轻开口：「夫君，早去早回……一定要平安回来。」

明容，明容……

他回来了，他再也不离开她了，他要告诉她，他有多爱她，比她想象的还要爱……

当浑身是血的端木羽终于挣扎到内室，伸手触碰到那个纤秀的背影时，他才从后面将她紧紧搂住，还来不及开口，腹部便一痛——

一把木剑狠狠地刺入他的腹部，握剑的手苍白而瘦弱，不住颤抖着。

难以置信地抬起头，端木羽只对上明容转过身的那双眼眸，爱恨交杂着，浓烈到了极点的情感。

明容仰面望着他，一下抽出木剑，脸上沾了血，挂着疯疯癫癫的笑：

「夫君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，你为什么要杀了爷爷，你去陪爷爷好不好……」

他瞪大了眼，抽搐着身子想开口，却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，只能颤巍巍地伸出手想抚上明容的脸颊，明容却向后退，对着他吃吃一笑，状若疯癫：

「你是谁？为什么长得那么像我的夫君.....不，你没有他好看，我要撑着小舟去找他了，不然他会生气的，你如果见了就告诉他，我在找他，一直在找他.....」

血泪混杂着少年的脸孔，无数画面闪过端木羽的脑海，九岁时裹在狐裘里的明容，十二岁时去虎骑营拦在他身前的明容，十四岁时发梦魇安抚他的明容.....

那夜的月光美得像在梦里，少年少女的对话恍如昨日。

「我母亲家乡有一种说法，地上死了一个人，天上就会多一颗星.....你说我能找到他们吗？」

「能的.....那等我死了后，夫君也会去天上找我吗？」

倒下去的最后一眼，端木羽含着笑，只看见明容手握的那把木剑上，被血染糊的那一句，他曾亲手刻下的——

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寄余生。

(十五)

阳春烟景，最是迷人。

东穆正是草长莺飞的时节，春光明媚，处处生机盎然。

这是宁帝除奸王，平乱党，建立太平盛世后的第五年。

民间对这段传奇津津乐道，说书人的段子里总少不了飞翎将军、老相爷、卧薪尝胆、与虎谋皮这些字眼，当年惊心动魄的

一段帝国风云，如夕阳爬上屋顶，早已在岁月长河中慢慢平复下来，化为人们心中久远而景仰的历史.....

却有一个人，在这段历史长河中，忘记了一切，恍若重生。

那年的大动乱里，明容醒来后便失去了所有记忆，但好在人没事，把一直守在床边的况宁引得又哭又笑。

许是过往太痛苦，许是端木羽在天有灵，纷纷扰扰过后，最终以这样的方式赋予明容新生。她接过自己的孩子，眨了眨眼，难以置信，脸上却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抹温柔的笑。

那是况宁许久不曾见过的笑。

他湿润了眼眶，只在心中喃喃着，忘了也好，忘了就能从头开始，前路还那样漫长，他会牵紧她的手，一直走下去.....

这也是天上那位故人渴盼看到的吧。

密布的乌云终是散去，阳光下，东穆迎来了一个河清海晏的崭新盛世，而况宁与明容也迎来了一个新的开始。

明容在同年被册封为后，孩子赐名羽，况羽，况宁亲自勾上朱笔，盖上玉玺，东穆宁帝的小太子就此诞生。

一晃五年，江山大定，边陲小国无不心悦诚服，宁帝之名传颂四海，明容亦得贤后之称，帝后之情日益甚笃。况宁时常一手执明容，一手执太子，于黄昏凉亭中同桌共餐，无外人打扰，宛若市井中平凡祥和的一家人般，其乐融融。

明容曾问过况宁为何给孩子赐名羽，况宁斟了一杯酒，但笑不语，只望向长空，遥敬故人。

他说，惟盼天高辽阔，羽儿展翅高飞，不负.....那人所愿。

在一个凉风习习的清晨，况宁牵着明容的手，一步一步踏入东穆皇陵，见到了他口中的「那人」。

墓碑上只得飞翎将军四个字，年年岁岁，白骨黄土，朝着皇宫的方向，安静守护。

明容偏过头，问：「他是谁？」

况宁笑了笑，伸手将明容揽入怀中，下巴抵住她的头顶，轻轻开口：

「是你的一位故人，也是我的一位故人。」

风乍起，拂过衣袍，撩动发梢，渐行渐远的两道身影，相互依偎，走向了朝阳升起的前路。

爱有小爱，可以举案齐眉；爱有大爱，我在万人中，仰望你在万人上。

风声飒飒，明容心头一动，仿佛随手翻过泛黄的书页，于模糊不辨的记忆里，很多年前，有一道目光，抱剑立于窗下，曾淡淡皱眉，看她在铺陈开的宣纸上，一笔一划地写道——

冬之夜，夏之日，百岁之后，归於其室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